

追记画家钱剑华教授

| 章为民 文 |

一

这是一次艰难的写作。

追忆、回看40多年随侍钱剑华教授学画的点点滴滴，有种把结痂时间从皮肤上，剥离开来的触痛。

先师钱剑华教授，1934年农历二月二十九，在宜兴官林镇观渎村出生，乳名笑兰，学名建华；2022年10月10日病故，享年88岁。

老师退休前，为江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，一生从事艺术实践和艺术教育，从工艺到绘画，从立体雕塑到平面设计，从国画创作到理论写作，颇多建树，桃李天下。

二

1979年，我念初一。无锡市工人文化宫办过一期全市职工国画培训班，我是班上唯一非职工学员。

这期国画培训班，授课老师，正是钱剑华教授。当时，钱老师40岁出头，刚从宜兴调到无锡，在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美术系任教。中等个头，头发稍长，梳成三七开；长隆面孔，脸上漾笑，笑意把眼睛拥挤成两根短线。穿一件藏青色中山装，上口袋里，插根钢笔；胸前，别一枚小小的、红底黄字的轻院校徽，样子严谨而老实。第一眼，像极1949年后、黑白照片里的徐悲鸿。

老师讲课，口音是普通话和宜兴话的混合，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，总要转成平声，让人听了，有安稳妥帖的感觉。黑板上粘张宣纸，老师边讲授国画技法，边直接用毛笔，当堂作画示范。用笔清健，造型爽挺；笔墨间，溢清呈新。班上学生，一时倾倒。学员中，年龄最大的一位，已80岁，叫曾可述。他是无锡名头不小的书法家，以篆书见长。几堂课下来，曾老在课堂上公开说，要正式拜钱老师学画。

3个月一晃过。培训班结束后，钱老师叫我到讲台前，用宜兴口音的无锡话问：“要不要画下去？”

12岁的我，连连点头。

三

过北门外的吴桥，再向北，沿一条叫五指河的水流，又过去好一段路，见到一座叫南徐桥的红砖水泥桥，钱老师的家，才近到眼前。

茫茫田野，一座村子。

老师的家，在村子近桥的第一排。

这是江南农村，当时惯见的私房：户户房墙，互借互连，近十户合成一排。

老师画室，在进门客厅后面的一间。画室内，一垛朝北对窗的墙上，轮换展示主人收藏的名人卷轴。记忆尤深，墙上见过上海著名画家唐云先生的墨竹，墨黑一团，是雨天竹子簇沾一起的样子。另见一张，是清末海派大画家吴昌硕的葫芦。老师说，这是他当兵时，用军响买来。

老师讲过一个细节：解放初期，吴画极廉。画店卖吴的葫芦图，定价根据，数画上葫芦。“一个葫芦，一元钱”，老师竖起一根指头，这样说。

四

老师当过兵。

1946年，从官林小学毕业，以第二名的成绩，考取官林初级中学；1949年，官林初中毕业，已考取城里高中，没读。

原来，老师的爷爷钱锦渠，是清光绪年间，湖北长阳县的知县；老师的父亲钱望生，在民国初年开办义学，一生奉献教育。

爷爷封建官僚，父亲从事民国教育。1949年，时局巨变。钱老师读到初中，15岁便辍学参军。

参军后，老师一路顺遂：

“先在苏南军区教导旅，驻常州。几天后，选送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特种纵队特科学校，在预科学习，驻南京汤山。1950年，特科学校预科结业，分配到工兵大队学习初级军事工程，驻南京光华门外；1952年，工兵学校结业，留校工作，在训练部教材科任制图员。绘制教材上的插图，制作教学用的模型。因工作成绩突出，记三等功一次。”

用军响，买吴昌硕等人的画，应是这个时期。

五

1955年春，钱老师由工程兵学校转业回宜兴。

回到宜兴，觉得仅有初中文化，层次偏低。经三个多月自炼，老师以初中学历，考取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。

美院5年，老师不仅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，老辈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工作者的艺德人品，也在老师心田播下种子，以下是老师的相关回忆。

【说潘天寿先生】刚入校不久，办公室叫我送一封信给潘天寿先生。潘先生是校长，现代中国画坛的艺术大师，杰出的艺术教育大家，名头这么大，此前没见过，心里既敬畏，又忐忑。找到寓所，潘先生正在桌前临写汉碑《西狭颂》。见学生送信进来，潘先生笑得谦厚，自称在“做早课”。后来学生们发现，潘先生临完帖的字纸，不当回事，常随手一团，丢进字纸篓。我们看到了，抢着去拣，拿回宿舍，当字帖临。

【说颜文樑先生】颜文樑先生是美院副院长，中国最早的油画家之一，平常住上海。有次我到上海，去颜先生寓所拜访。颜先生当时年近七十，告别时，坚持送客。不是送到门口，一直送到电车站。我以为他也要外出，车来了，就护着颜先生先上。岂料上车后，颜先生买张车票递给我，又慢慢下去，站在站台上，等车开走。

【说肖传玖先生】美院雕塑教学区的厕所，小便槽堵塞。我找到一根钢筋去捅，捅不开。正巧，系主任、现代著名雕塑家肖传玖先生经过，卷起袖子，伸出手，伸到污槽里，把堵塞一点点掏出。完事，对惊呆一边的我说：“洗一洗，手就干净了。”

六

1960年，钱老师从美院毕业，分配福州工艺美术学院任教；后调入厦门福建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科，任素描和雕塑教师。其间，为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创作甘辉和潘庚钟胸像；为福州二七烈士陵园，创作林祥谦胸像。

1964年，调福建省第二轻工业厅工艺美术研究所；曾主持福州五一广场的毛泽东大型塑像工程。

这是老师大学毕业后，从事专业“泥塑木雕”最集中的时期。由此，领得一张全国城雕指导委员会的专家成员证。

七

1971年，当时政策，干部下放。

老师回原籍，在宜兴文化馆工作。

这是一段寂寞岁月。书店和图书馆，成为老师脚步最常触及的地方。从此时开始，老师比较认真地学习中国画和书法。青灯黄卷，日无虚度。

乡居时，由好友、现为工艺美术大师的徐秀棠引荐，结识徐的老师、“壶坛泰斗”顾景舟先生，开始接触紫砂陶艺。前后6年，与大他19岁的顾景舟先生，结为忘年知交。

1991年9月，时年76岁的顾景舟先生，在一篇文章中，写到钱老师：“他是位雕塑家、画家，在造型艺术领域里，有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，与我已有二十年的交谊。七十年代前后，曾回故乡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品茗谈艺，志趣相投，引为知己。”

老师则和我这样说顾景舟先生：顾先生的紫砂壶为什么比别人做得好？在顾景舟先生的工作室，总见他得空就不紧不慢地拍打紫砂坯料，即使和朋友喝茶聊天，也是手上不停。顾先生做壶，光坯料拍打所花功夫，比一般壶工，要多一倍时间。

八

1977年，钱老师借调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，参加《火红的岩标》摄制组。这是一部以雕塑形式表现的动画片。

在上海，老师认识唐云先生，从其学画。

唐云先生是海上画坛名家，善花鸟，能融北派厚重与南派飘逸于一炉，作品清丽洒脱，生动有趣。

唐云先生有习惯，每天早上6点就作画。他同意钱老师每周去他那里三个清晨。

“以后的岁月，我一直执学生礼，每次去上海，总带一批画去‘交作业’，先生也逐张评审，有时还提笔修改，甚至补笔署款成幅。”1998年，老师在《钱剑华花鸟画集》的“后记”中，这样回顾随唐云先生学画的细节。

老师对唐云先生极倾佩，不仅佩服唐先生的书画艺术；对其为人行事，亦倾心神慕。老师用“豪爽”一词，形容自己的老师唐云先生。

【说唐云先生】解放前，唐先生的画热卖。大概1947年，举办个展，订画者之多，盛况空前。一拿到钱，唐先生骑上自己的摩托车。当时，上海滩有摩托车的，都是富家小开。唐先生骑着摩托车，为穷困画友，一家家送去刚刚到手的卖画钱。

1990年，老师用脱胎漆像的雕塑法，为唐云先生塑像，祝贺唐先生八十寿诞。

唐云先生钟情紫砂。1992年，由老师撰写、唐云先生题写书名的《紫砂茶壶的造型与鉴赏》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该书两年内印了3次，评为华东地区旅游图书一等奖。其中《茶壶的附件》一章，获中、日工艺大赛理论一等奖。

九

1978年，钱老师调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美术系（无锡轻工大学设计院），任教授。

隔年，我随老师学习中国画。

当时，住在无锡南门外的清扬新村，到北门外的老师家，自行车骑行



钱剑华作品

要穿过大半个无锡城。每周一次来回。

十数年间，每个星期天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骑行，大概下午两点后，到老师家的门前。要是门虚掩着，只管推开门进去，老师必在画室中，或画画，或喝茶，或看书。

也有大门紧闭时候。抬手敲门，楼上传来老师的声音：“啥人啊？”报上名去，很快，门里传来脚步声，开门，老师睡眼惺忪。

现在想想，繁重的大学教研工作，好不容易有个休息天（那时还没实行双休日工作制），每周却被我打扰和占用。需要说明，老师在家教我学画，不收一分费用。

进到老师画室，把习作展开在北窗下的大画桌上，老师站立画桌前，一张张仔细翻看。哪张习作，让老师的眼眸停留更多，我知道，这一张让他稍稍满意。果然，老师用手划过这张画的某个局部，似在问我，又似自答：“这块，画得好吧？”或者，“这张布局，蛮有新意喔？”倒不像在指点学生，一如画友间的平等交流和探讨。

有时，败笔明显，老师侧过头，仍是用商量口吻：“这根线，有点飘了？”或者，“这一块，染得板了？”这个时候，老师会裁下一小条窄宣纸，执起毛笔，让我看，如何用笔，如何晕染。老师从不用毛笔直接修改我的画作。我想，是尊重学生的意思吧。

1985年到1988年间，中国画坛，风起云涌，是史界称作“八五新潮”的时期。受其影响，我和一批无锡同道小青年，每年在市群众艺术馆，搞一场“野草画展”。每当画展，老师必来站台捧场。看展时，见有新意的作品，会用一句“好白相格”，来表示支持与肯定。

十

后来，我不再带着习作，当面向老师请教。因为觉得，艺术的本质，是发现自己。看见自己了，后面需要的，是自我的完善、丰富和提高。

我想，这也是老师的观点吧。

虽不去老师家请教绘画，但每年过年，我总会拎着礼物，恭恭敬敬，向老师拜年。在我心里，钱老师是父母以外，最亲、最敬的长辈。

2020年春节拜年，离开时，老师递给我一卷用报纸封好的纸包。回家打开，是十一幅老师精心挑选的、他八十岁以后的画作。我知道，老师用这种方式，和我预约告别。

此后两年的春节，去给老师拜年，他的精神仍好，仍在一丝不苟地临写孙过庭《书谱》，仍在照常地读报和画画。

去年10月10日，老师病逝。我因小区防疫封控，不能和老师见最后一面。清明节前夕，写作此文，希望用这些文字，祭奠恩师，留录40多年的师生深情。